



张

家

张允和 口述
叶稚珊 编写

寿宁弄——我们的乐园
乐益

女大学生三部曲
结婚前后

旧

柳途有寄
六兄弟
姊妹情长

事

绕地球一周
我是老虎
我与曲会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家旧事/张允和,叶稚珊著.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6

ISBN 7-80603-338-6

I. 张... II. ①张... ②叶... III. 张允和-家史

IV. K8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4033 号

书 名 张家旧事

著 者 张允和 叶稚珊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地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250001)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厂址:德州市新华路 155 号 邮编:253006)

版 次 199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7 月第 4 次印刷

规 格 32 开(850×1168 毫米)

5.75 印张 2 插页 65 幅图 74 千字

印 数 10001—13000

I S B N 7-80603-338-6/Z·60

定 价 15.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

话



叶
稚
珊

我从记事起就不喝牛奶，连奶味都闻不得。我的女儿也不喝，我周围有许多人都不喝。

为了“老照片”，我从年初起每星期要去两三次张先生家，多半是在上午九点左右，正是周有光、张允和两老对坐饮上午茶的时间。待客的茶，张先生不用保姆帮忙，亲自调弄。咖啡杯、不锈钢小勺、立顿红茶、荷兰乳牛（奶粉牌子），三下两下，近九十岁的白发才女把这杯“羹”端给我，能不饮？敢不饮？说得出口不饮？

上午九点半，红茶冲奶粉；下午三点半，咖啡冲奶粉。夫妇俩每天碰两次杯，无论有没有客人，无论他们各自在忙什么，这一刻只属于他们两个人。这一碰，五十年没变过。他们不讲究养生，不吃任何补品，甚至不锻炼，九十四岁的周先生每天还要工作八小时以上。他们笑着说，这杯奶是他们

长寿的秘诀。

绣花鞋，精致合体的滚边中式大襟小袄，独一无二的盘发，精美的脸庞，精致的鼻子，精巧的薄嘴唇，一双精明无比的眼睛，年轻时她的美，怎么想象也不会过分。我们在书桌前对坐着，杯子在我眼前，奶味冲天。我努力关闭自己的嗅觉，调动所有的视觉感应，风格别具的一杯饮，风韵万种的一个人，秀色可餐，秀色可餐……我喝下了第一口：“似这般良辰美景”，在讲起幼时学戏生活时，她唱起了昆曲名段，抑扬顿挫韵味十足直透我的心扉。我也入了戏，“奈何天——”不由自主地又端起了奶茶。秀色真的可餐，小汤匙一搅，旧日感怀缭绕弥漫，我陷了进去，和张先生一起吃着五十年前的那杯茶，丝一般的感受，柔软惬意地飘拂在我们之间，每一杯里有一个与“世”隔绝的上午，每一个上午有一杯隔“世”的茶。

不折不扣的隔世，张先生讲的都是些上一世的故事，那时没有我，但我不觉得陌生，我喜欢那种感觉，那种情调，那种牛奶中加一匙咖啡后以淡咖啡色为基调的雅致的老照片似的风格。简单、安祥、静谧、典雅，同时快乐。

不折不扣的隔世，每一个中午，离开那扇小小的门，那杯温温的奶，走上大街，我都不急于坐车，想远离“世”人，静静地走一会儿。人的一生可以这样度过，一个人可以自始至终地这样生活，我知道了，你知道吗？有谁能与我分享，分享这一对得天独厚的幸运的老人洁净无比的九十几年的光



阴，他们仍然拥有健康，同时快乐！

处处皆精的张先生一口“半精（京）半肥（合肥）”的安徽腔，把老天爷能给予人间的点点滴滴快乐都一网淘尽利用发挥得点水不漏，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角角落落都填充着东、西方的文明。和张先生的合作对我是一种享受，每个上午，和那杯奶茶一起端给我的都是相同的一句话：“莫——慌——，莫——慌——，我们定定心心，悠悠地来……”她儿时的故事，有的我听了一遍、两遍、三遍，百听不厌。我引着她，又讲一遍。回到家里，再听录音。落到纸上，无论如何也没了那种活灵活现，那种悠远的快乐。痛切地感觉到“不能当面欣赏”的语言再被榨成薄薄的一张纸，即使是一字不差，也已经少了魂魄，没有了“精”，也没有了“肥”。

录音带几十盘，张先生说：“我在你面前已没有了闭谜（秘密）”。发表出来，只小小的一本书，那不在书中的故人往事有许多非常的精彩诱人而且缠绵，但我谨记着张先生“不足为外人道”的约定，让他们永远定格在那杯浓香的奶茶中。

在一次无意的闲聊中，《老照片》的首倡者汪稼明说，一九八五年看到的白俄罗斯国家合唱团的无伴奏合唱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没有固定的队形，合唱队员很随意地从侧幕边唱边走出来，真是几个少女在白桦树林中亲切私语，没有旁观者，自然、轻松、柔和。我想，一本书如果也这样淡淡的始，淡淡的终倒是很符合张先生的风格，于是去掉

了各种写书应有的程式，力图使读者感觉到是在听张先生聊天。但是真正动起笔来又没有做到，心里、口里、纸上、笔上，要达到张先生的境界，难！

我从张先生那里学会了喝牛奶，在每天上午、下午，在他们碰杯的时间，我也举起杯子。能让两位智慧老人长寿的牛奶，自然也能强健我的精神和体魄。

每次离开张先生家，她送到门口总要说：“我真快乐，真高兴，我要香香你。”于是我伏下身子，脸和张先生的脸贴在一起，又是丝一般的感受。

自始至终，丝一般。

目

录



前话 叶稚珊	1
母亲惟一的照片	1
附：我的奶妈同陈千千（元和）	
	6
红双喜（允和）	10
大大和朱千千（兆和）	
	13
亲爱的父亲	16
附：名留清史的张树声兄弟	
	25
叶至善致张允和信	29
万老师	30
打泡戏	33
寿宁弄——我们的乐园	35

花园	35
“丑死了”	39
附：儿时杂忆（兆和）	41
大弟新娘俏（允和）	45
我到苏州来（兆和）	47
乐益	50
附：游镇江北固山（兆和、	
允和）	57
女大学生三部曲	58
落花时节	58
现在	63
毕业	66
封面女郎	66
女人不是花	69
结婚前后	70
偷听的和尚	70
尽头日子	74
佳期	75
长崎丸	76
附：温柔的防浪石堤（允和）	79
难途有寄	82
张老圩 张新圩	82
都江堰	84
我看到了肝脑涂地	84

小禾	86
小平中弹	89
只剩了四个人	92
梦到长安	93
附：祭坟（周耀平）	94
妹妹（周小平）	95
周有光给四妹充和信	96
六兄弟	99
姊妹情长	105
绰号	105
媒婆	113
打了几十年的嘴仗	117
告贷	121
共襄《水》事	123
附：我的舅舅舅（沈虎雏）	125
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	
（允和）	131
从“盘夫”到“惊变”……	
“埋玉”（元和）	136
《水》的约稿信	137
绕地球一周	140
我是老虎	147
得意	147
下岗	149
焉知非福	153

我与曲会	157
我要回上海	157
恩师俞平伯	159
牡丹亭梦影双描画	162
曲终人不散	165
后话 张允和	169
张允和简历	171

母亲惟一的照片

我的母亲叫陆英（一八八五、五、二十七～一九二一、十、十六），原籍也是合肥，因为外祖父做盐务官，才搬到扬州的。

祖父在为我爸爸选佳偶时，知道扬州陆家的二小姐贤良能干，小小年纪在家就协助母亲料理家事，托媒人定下了这个媳妇。

当时张家在安徽合肥是有名的官宦人家，又要娶名门之女，婚礼自然非常隆重，据说，外婆花了整整一年时间置办嫁妆，东西多得吓死人。陆府从扬州雇船装载嫁妆运到合肥，婚期前雇夫用抬盒装摆好，吹吹打打好不热闹，张家所在的龙门巷外十里长亭摆满了嫁妆，全城轰动。光紫檀家具，就有好几套，不光新房里是全新的，因为张家是几进的大院子，陆家就连大堂、二堂也都陪了全套的家具。金银首饰更是不计其数，尤其是翠，因为母亲喜欢翠。嫁妆中一应俱全，扫帚、簸箕也都是成套的，每把扫帚上都挂了银链条。

当地有个习俗，喜庆日里一定要拿拿新娘子的脾气，杀杀她的威风。所以新娘子的轿子到了张家大门口时，大门紧闭，





必须用红包一一打点门房。至于每个红包里有多少钱我不大清楚，反正在当时也不算是个小数。进了大门，到二堂仍有人挡驾，过了这关，到新房门口，伴娘、喜娘们的关最难过，红包的分量要格外重。婚礼中的多少繁文缛节，干干（奶妈）对我们讲时也讲不清许多，她只说坐床撒帐后，媒婆替新娘挑盖头时嘴里不停地说：“小小秤杆红溜溜，我替新人挑盖头，盖头落床，子孙满堂，盖头落地，买田置地……”盖头掀开，新娘子羞怯地抬眼一看，所有的人都愣住了——不得了！新娘子太漂亮了，一双凤眼，眼梢有一点往上挑，光芒四射，太美了。姨祖母却心头暗想：太露了，留不住，会不长寿的。

果然，母亲二十一岁嫁到张家，三十六岁就去世了。母亲一年生一个，十六年怀了十四胎，留下了我们姊弟九个。还真应了“子孙满堂”这句口彩。

母亲是在生第十四胎后因拔牙引起血中毒而死的，不知是不是现在人们说的败血病。病倒后，她晓得自己要死了，就把九个孩子的保姆和奶妈都叫到身边，给他们每人二百块大洋，要他们保证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无论钱够不够用，不管自己有多苦，一定要坚持把孩子带到十八岁。因为她结婚时娘家不但陪嫁的东西多，在她手里的现款也有上万。张家也很有钱，用不上，母亲去世前把余下的所有的钱都还给了娘家。母亲死时我十二岁，那是一九二一年。

保姆们都遵从了母亲的遗愿，陪伴自己负责照顾的孩子到十八岁。母亲在家里是非常有威望的，她待人接物、理财和办事能力很强。长辈夸她，同辈赞她，幼辈服她。遇事得心应手，安排得妥妥当当，我觉得她比父亲还能干。我长大后常常自鸣得意地讲：在我们四姊妹中，我的组织能力最强，这大概就是从小从母亲那里学来的。

母亲一年生一个孩子，所以家里总有三个奶妈。上有曾祖的高老姨太，我们叫她老太太；又有大大（母亲）三位孀居的婆婆及叔婆，还有我祖父在四川的徐姨妈；中有我父亲、叔叔、姑姑们；下有我们姊弟。还有管事的、教书的、门房、花匠、厨子、打杂的男女工人们。每天光吃饭就有近四十人，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大家庭。母亲忠厚而多才，在她的管理下，大家庭总是平和安稳，从未有过小孩子打架骂人、佣人闹纠纷，甚至连男工、女工谈恋爱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她对人爱，不分主仆，我们叫母亲为大大，每个孩子叫人家的保姆为干干，管自己的保姆叫姆妈。每天早上吃早点，无论吃什么都要分给保姆一半，比如吃稀饭，总归有点心，大多是大饼油条，随小孩子喜欢留大饼或油条，有时干脆两样裹在一起再分成两半。

元和姐姐记得家中大人们常夸赞说，大大送亲戚或长辈寿礼是“桃”（寿桃一高盘）、“面”（寿面一高盘）、“烟”（皮丝烟一包）、“酒”（酒一大坛）、“茶”（上等茶叶双罐）、“腿”（火腿一条），另配两色物件，共计十样礼品，派人用抬盒抬着送去。

大大样样事做得周到妥帖，从不失礼。

在苏州寿宁弄八号，家里有四个书房，父亲一个，母亲一个，孩子们共用两个。别人家的书是放在书架上的，我们家的书到处都是，连地板上都堆满了书报。父亲不光是收藏各种各样的书，还把当时所能看到的所有大报小报都配齐。家里虽然专门给我们请了一个先生教古文，但书房里的古书、新书尽我们自由翻阅。比如《红楼梦》，我很小就读了。当时还很看不起，认为白话文不如文言文深奥，我也会写。现在到了八十九岁，越看越不会写了。张家的读书风气很浓，母亲的书房门口



有一个匾额，上面的字我实在记不全了，只记得有一个“芝”字，一个“兰”字。母亲还让家里所有的保姆都学认字读书，带三妹的朱干干学得最快，她每天早上替母亲梳头时，面前摆二十个我们家自制的生字块，梳好头也认完了二十个字。那时我觉得脸上最无光的事是带我的保姆认字顶笨了，家里常有人问她：“窦干干，窦大姐，你认得多少字呀？”她说：“西瓜大的字我识得一担。”我是她的小先生，真觉得丢人，气得要死，总埋怨她“笨死了，笨死了！”

母亲教我们几姊妹唱《西厢记》的扬州歌，我还记得清清楚楚：“碧云天气正逢秋，老夫人房中问丫头，小姐绣鞋因何失，两耳珠环是谁偷，汗巾是谁丢？红娘见说纷纷泪，‘老夫人息怒听情由，那日不该带小姐还香愿，孙飞虎一见生情由……’”

还教我们唱“杨八姐，去游春，皇帝要她做夫人。做夫人，她也肯，她要十样宝和珍。一要猪头开饭店。二要金银镶衣襟。三要三匹红绫缎，南京扯到北京城。四要珍珠穿面盆。五要金盆……六要天上小星一对。七要七盏九莲灯……九要仙鹤来下礼。十要凤凰来接人。皇上一听纷纷怒，为人莫娶杨八姐，万贯家财要不成。”

母亲的这张照片是在上海拍的。辛亥革命刚过，我们全家搬到上海，当时我只有二十二个月大，父亲、母亲很喜欢看戏，我从三四岁开始就随他们看戏。因为是包厢，即使有时父母不去，保姆也可以带着孩子去。父亲还喜欢摄影，这在当时是很新鲜的事。他有好几架照相机。母亲很喜欢拍照，这张照片是在上海的照相馆里穿西洋装照的，究竟是哪一年照的实在是搞不清楚了，大约总是在辛亥革命三年后吧。

母亲应该能留下许多照片，但却只剩了这一张。弟弟曾在

一篇文章里写过这样的一句话“其余的照片都在二姐的哭泣声中被人毁掉了”。

我的奶妈同陈干干

元 和

我的奶妈姓万，长方脸，皮肤白净，牙齿整齐，很稳重，不多话，我叫她妈妈。

记得吃奶吃到五岁才断奶。吃奶时，她坐着，我站在她两腿之间，吃几口，跑去玩；再来吃，是否真吃到奶，就记不很清楚了。

我幼时，玩具不少。她用火油箱改制的，盖子可掀起来的箱子，替我把玩具都安放在箱子里。玩时拿出来，玩后收好，一点不让乱。

我喜欢的玩具中，有一根杆子下面一个洋铁彩色蝴蝶，推动起来，跟着走，它会翅膀一扇一扇地飞，咯嗒，咯嗒地响个不停，我也笑个不停。

最有趣的是火车，奶妈把机器用钥匙开了，放在几节装凑起来的腰圆型轨道上，它绕着轨道行驶，还会放气，我总拍手，高兴得不得了。

有一次，不知为何事，我同奶妈并排坐在床沿上，我打她一下手背，她打我一下手背，两人都不说话，你一下，我一下，打了很久，我忽然跳下床，转身说：“我上楼告诉大奶奶”（读阴平声），就从床头旁边的门到后面去上楼。

带兆和三妹的朱干干惊慌说：“奶大姐，大毛姐去告诉大



老太，那还得了，她是大老太眼珠子，你一定要挨骂了。”

我奶妈稳坐不动，对朱干干摇摇头，悄悄说：“不会。”

朱干干轻手轻脚，走到我床头旁的门口，伸头朝上一望，见我坐在楼梯转弯地方，并未真上楼去，回去对我奶妈说：“你真懂大毛姐的心思，她坐在楼梯上哩！”我奶妈笑笑说：“我晓得她不会告状的。”

我七岁时，奶妈回安徽自己家去，得了病，不治而死，否则她还会来带我的。

当时我们住在上海铁马路图南里，奶妈走后，因祖母疼爱我，就搬到楼上，住祖母后房，由陈干干带我了。

陈干干是安徽无为州人，小脚，做事非常利落。我家女工中，她可算是全福人，老公在家带三个儿子种田，因为年成歉收，才到我家帮工的。她一直在我祖母房中做事，替祖母备早餐，烧私房菜。我极爱吃她冬天烧的鲫鱼萝卜丝，是用文火在砂锅中焖熟的，太好吃了，至今想起来还有余味。

她教了我民间的一些童谣：“排排坐，吃果果……”，“踢菱角，摆菱角……”，等等。夏天乘凉，躺在竹床上，看着天上星，就唱：

“天上星，地下钉，钉钉拐，拐拐钉，钉钉拐拐挂油瓶，油瓶破，两半个，猪衔柴，狗推磨，猴子挑水井栏坐，鸡淘米，猫烧锅，老鼠关门笑呵呵，鹰来了，哦！（这个哦字拉得很长）”

也讲些她在乡下的事及到我家来的一些事，有几则，我一直记得的，如：（一）某天，她同婁干干，孙姓女工三人装新人结婚。也许是我父母婚礼引起她们这个游戏。陈干干扮新郎，穿我父亲当新官人时的靴子，戴上礼帽，脸上还抹点脂粉：姓孙的扮新娘，顶了红盖头。婁干干拿大缸内用剩的喜果